

对你大爷有意见

DUI NI DAYE YOU YIJIAN

作家文库系列

叶广苓中篇小说选



西安出版社



作家文库系列

叶广岑中篇小说选

对你大爷有意见

 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对你大爷有意见：叶广芩中篇小说选 / 叶广芩著.
—西安：西安出版社，2010.5
(作家文库系列)

ISBN 978-7-80712-628-7

I. ①对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90486 号

作家文库系列·叶广芩中篇小说选 对你大爷有意见

著 者：叶广芩

出版发行：西安出版社

社 址：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电 话：(029)85253740

邮政编码：710061

印 刷：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：787 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：25.5

字 数：315 千

版 次：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12-628-7

定 价：38.00 元

△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、请寄回另换。

目 录

长虫二颤	(1)
猴子村长	(41)
黑鱼千岁	(77)
响马传	(113)
对你大爷有意见	(157)
盗御马	(188)
状元媒	(234)
玉堂春	(285)
黄连厚朴	(318)
梦也何曾到谢桥	(363)



长虫二颤

常山之蛇也，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

——《孙子兵法》

—

陕西民间将“蛇”称为“颤”，写出来仍旧是“蛇”，读出来就变为“颤”了。有姓“蛇”的，要是真把它当“蛇”字来念，“老蛇”、“小蛇”地叫，姓蛇的人会认为你不懂规矩，缺少文化，就像有人把姓“单”的念成了“单”，把姓“惠”的念成了“惠”一样，很没水平，很掉价。这种变音的读法有敬畏、隐讳的意思在其中，跟古代不能直呼大人的名姓是一个道理。

秦岭腹地的“蛇坪”是隐在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自然村，村不大却历史悠久，村子周围丰草长林，层峦叠翠，大山连着大山，地极阻奥。密





林中小小平畴坐落几十户人家，山多田少，地势卑湿，生理鲜薄，老百姓多靠采集中草药为生。太白手儿参、猪苓、山茱萸、党参是这里的主产，老百姓拿草药换钱米，生计有限。古代，蛇坪是僦骆道的一个驿站，僦骆道是通往四川的蜀道之一，是开凿最早、最为近便的一条道路。惟其近便也最为难走，遇山登山，遇水过河，几近直线，至今从西安飞往汉中的飞机航线，仍是沿着僦骆道飞行，足见它的便捷。蛇坪村南有大蟒河，河边有碑伫立，记录着这里是北通长安，南接汉中的重要所在。宋以前河上有索桥将路沟通，索桥不断修葺不断完善，茶马盐铁，征伐进退，人去人来，堪称要塞。明代以后，僦骆道逐渐荒废，沿壁栈道卯在榫亡，沿途站赤递铺也颓于燹乱，加之会匪渊藪，伏蟒易生，蛇坪逐渐地被冷落，僦骆道也逐渐被子午、褒斜、文川等道路替代。蛇坪真实的读法应该是“颤坪”，“颤坪”这个名字在太白山南麓存在了千百年，汉朝、唐朝、明朝、清朝，都这么叫，但是到了公元1969年就变了。1969年这里来了一批城里知青，知青们对“颤”不以为然，他们管蛇叫长虫，他们嫌“颤坪”说着拗嘴，不像个正经地名，便将个“颤坪”叫成了“长虫坪”。外来的知青往往左右着一地的文化，当地农民很难与他们较劲，在知青们以后“颤坪”永远地成了“长虫坪”，1985年出版的陕西地图也正式地标上了这个名字——长虫坪。

颤坪变为长虫坪，本来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，但是在当地老百姓的心里却是块挥之不去的心病。长虫是什么，长虫是蛇的小名，大凡什么东西被划入了“虫”的范畴，就成了极为低级的“芸芸众生”，蟋蟀可以叫虫，屎巴牛可以叫虫，牛蝇子可以叫虫，蛇怎么能叫虫？蛇是有灵气的东西，是老山神门板上的锁链，是老百姓避邪的五毒之一。长虫坪的人对长虫是敬而又敬的。

村上有卖饭的小馆子，叫长虫坪饭馆，掌柜的叫大颤，出去当了几年兵回来就开了饭馆。大颤在部队是养马的，没受过专门厨艺训练，一





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，所以这饭就做出了饲料水平。饭馆平时没甚生意，偶有山外来写生的画家、搞科学调查的学者或是县上来检查工作的干部，在这儿临时吃几顿饭，也多不挑拣，有什么吃什么。大颤的饭馆除了米饭就是米饭，菜永远是腊肉炒洋芋，死咸，让人吃了一辈子忘不了。村长对大颤的饭食很有意见，说这饭丢了长虫坪的面子，让他在上边来人跟前很说不起话，自认为多年没有提拔，与饭馆的咸腊肉多少有些关系。村长跟大颤说了几回改善伙食提高质量的事，大颤只是问培训费归谁出，搞得村长没有办法。老百姓对饭馆的内容从不过问，也不感兴趣，老百姓的饭食是包谷豇豆粥，自家腌制的浆水菜，过年才吃米饭腊肉，饭馆的水平如何跟他们没一点儿关系。

饭馆外面窗户下，是村里老汉们的天下，无冬历夏，台阶上常年坐着长虫坪的老年精英们，他们是长虫坪的新闻发布人，也是这一地区的评论家和诠释者，外面来了什么人，到长虫坪来有何公干，呆多长时间，说了什么话，他们全一清二楚。时不常地，他们会向村长、支书什么的提点儿建议，百分之八十都会被采纳，很大原因是领导就是他们的晚辈，没有谁敢惹并且愿意惹这些老爷子们，就像城里各单位的退休办和老干处一样，是轻易不能得罪的地方，得供着，得捧着，否则就不得安宁。长虫坪人说，饭馆外头是长虫坪的众议院，是左右全村方针政策的中心。村长怎么的，村长在这儿也是孙子。

很多的时候，老汉们沉默地靠墙坐着，晒着太阳，各自微闭着眼，谁也不理谁。猛一看，他们是一个个僵硬的没有任何关联的个体，对周围、对彼此毫不关注，其实一个个心里都透着亮呢，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审视。大蟒河在饭馆前面缓缓地流淌，碧绿深沉，碰到河心那块突出水面的铁锈色石头偶尔翻出几朵浪花，打出几个漩涡，又很快地趋于平静。风暖洋洋地拂过绿水，吹起微微一阵细波，夹起一股腥湿水汽，扑上岸来，擦在老汉们的身上，老汉们同时打了喷嚏。





长禄揉了揉鼻子看着西边山坡的小庙说，长虫坪名字得改，老喊小名不好呢，《三国》的曹操，小名叫阿瞞，谁敢阿瞞阿瞞地叫他。

三老汉说就是，连着几天了，他夜夜梦见大蟒河的蟒在河心石头上辗转反侧，痛苦难耐。三老汉是长禄的堂兄弟，都姓殷，共着一个祖父。

众人于是纷纷诉说自己的见解，内容不外是“长虫坪”的名字阻碍了这一地域的发展，动摇了地仙保护这块地方的自信，使“颤”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。长禄让三老汉把改名的事跟建军提提，建军是三老汉的孙子，是县上管民政的副县长。三老汉说建军有日子没回来了，官当大了就忘了本，娶了个城里娘子，穿高跟鞋，擦洋粉，一年四季老光着两条腿不穿裤子，把好好的头发愣染成了黄的。名字更洋活，叫丽娜，不像个中国人。

长禄说，再怎么样她也是长虫坪的媳妇，不是月亮里的嫦娥。

三老汉说，那女人不愿到长虫坪来，怕蛇。

长禄就问三老汉当县长的孙子是什么态度。

三老汉说，孙子还是好孙子，就是做不得女人的主。

长禄说，这就是修正主义的开始。毛老人说过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，我们要警惕化妆成毒蛇的美女。

众老汉说就是。

有谁小声纠正说应该是“化妆成美女的毒蛇”，没人理会。

长禄在“文革”时候当过公社革委会主任，至今话语间常常露出些“革命语言”，让小辈们听得一震，就跟现在有些评论家时不时地从嘴里冒出些谁也听不懂的词汇一样。这样一来，长禄就和那些评论家特别是文学评论家一样，显得很高深，很有学问，很让人不知深浅。没有谁敢反驳长禄，长禄是永远正确的。

大家从三老汉的孙媳妇说到了殷娘娘庙，长禄侄子松贵说，前天二颤从庙上下来，说娘娘庙的西墙快塌了，西南角的殿顶已经露了天，雨





水顺着墙往下流，再不采取措施，夏天雨一来，整个顶就得压下来。

长禄说，殷娘娘庙是长虫坪殷姓人家的家庙，这事政府不会管，国家不会给钱修庙，得村上大伙凑钱……

这时饭馆里出来个提行李卷的中年人，白净面皮，脸上带着笑，扎进老汉堆里自来熟地说，大伙凑钱叫集资，是山外头一种很时髦的做法，集资办厂，集资办学，集资能办很多事情。

老汉们都看着中年人不说话，山里人对外来人有种本能的排斥。中年人倒不介意，自我介绍说他叫王安全，是三十里外王家坝老会计王在修的三儿子，现在在中医学院当老师，这回是利用暑假到长虫坪来调查中草药资源，将来准备把这儿列为学生们中草药实习基地。

王安全的自报家门，使老汉们觉得这人还懂规矩，加之有人也认识王家坝的老会计，对王安全就有了几分好感和信任，认定他是一个干正事的人，不是胡吹冒撂的浪荡。

三老汉问王安全会不会看病。王安全说药理懂那么一点儿，简单的小病能凑合着应付，大病却是看不了。三老汉便说自己时常地心慌，喘不上气来，手脚发麻，问王安全能不能给开几服中药。王安全说三老汉的病怕要到医院检查，大概是心脏有问题……长禄对三老汉有些看不上，他认为三老汉初次见面就让人给看病，太有点儿伸不住劲儿，好像长虫坪的人没见过什么似的。

长禄问王安全要在长虫坪住多长时间，王安全说得半个月，得把长虫坪的犄角旮旯都转遍了才能离开。问王安全在哪儿住，王安全说他想住到庙里去，他下来的时候县里干部告诉他娘娘庙可以住人。可以和看庙的一块儿搭伙吃饭，也省了他每天上山下山的冤枉路。长禄说，你说的看庙的就是二颤了，二颤有点儿傻，但心眼实诚，住他那儿也成，就让松贵带着王安全去找二颤。松贵说他正要给二颤送米去，刚好一路。长禄让松贵提两只鸡上去，免得委屈了远道来的先生。松贵站起





身从大颤的屋后捉了两只半大公鸡，用布条子将鸡腿捆了，告诉大颤，账和二颤去算。长禄又让松贵给王安全多夹床被子，说山上比不得下头，山上夜里凉得很。王安全觉得“众议院”的长禄安排工作比村长都细致，不愧是当过革委会头头的。王安全就跟着松贵走，三老汉对王安全说，走道留神，山上颤多，别踩了。王安全说，哎。

二

山路陡峭，蛇径嵯峨，一路急上。

跟松贵上了山，王安全才知道三老汉的“颤多”不是妄说。长虫坪不愧为长虫坪，王安全在不到两公里的迤迤小路上至少碰到了五条长虫，都是麻麻的土色，大的有一两米，小的如蚯蚓，嗖嗖在脚下游动，也不避人，一个个都跟大爷似的，很是张狂。王安全是山里长大的，他非常清楚，无论大小，脚底下这些长虫都有剧毒，当地叫“菜花烙铁头”，学名叫“蝮蛇”。长虫坪的蝮蛇为长虫坪所特有，身体短粗，性情暴烈，腹部微黄，背部有水状黑斑纹，其毒较其他地区蝮蛇更剧。清代县志上有记载：“蛇坪蝮蛇与土色相乱，细颈大头，激怒时毒在首尾，螫手则断手，螫足则断足，七窍出血而死。”长虫坪的蝮蛇胆过去是进奉京城太医院的贡品，殷家是祖传取蛇胆专业户。剖蛇取胆，直到长禄的祖父还在经营这个营生，每年阴历五月，太医院的人就会下来，在西安府住着，等待县知事将炮炙的新蛇胆送去。后来没皇上了，又来了同仁堂、宏仁堂的采办，都是极识货极挑剔的人，当然收购的价格也很可观。长禄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祖父上山捕蛇的情景，取胆要捕六尺以上的老蛇，小蛇的胆只是嫩嫩一层皮，里面窝着一泡淡绿的水，没甚药力。老蛇则不然，老蛇的胆厚而韧，胆汁呈黑绿色，粘滞浓稠，味苦性寒，入肝经，能清热解毒，止痉定惊。祖父说过，极品蛇胆药源只限于长虫坪，数量有限，不易





得，故十分珍贵，有时一年也取不到两三个。寻老蛇首先要找到蛇迹，所谓蛇迹是老蛇在秋末时候毒盛无所蛰，入冬前将毒泄于草木，草木为气所伤，枯死，是为蛇迹。枯死的草木亦能伤人，划破人的皮肤也能使人有性命之忧。若被蛇迹草木所伤，不解方术，一日便死。但以刀割疮肉，掷于地面，其肉沸如火炙，须臾焦尽，则人得活也。

有皇上那会儿，每年五月端午，长禄的祖父和他的兄弟要全身涂上雄黄，将捕来的老蛇放在竹笼子里，笼子底垫上细草，挑到衙门去。于后堂院中，在知事的监督下，当众将蛇取出，着官方验看，认可，然后两个人扯一条，按在地上，背接地腹朝上，取十数拐子，从头到尾依次固定，使之不能翻转，殷家祖父于蛇腹上定好位置，取利刃划一小口，胆包自行突出，有鸡子儿大，割下以阴阳瓦焙干，以备上贡。朝廷给予殷家的报酬不菲，向毒蛇索胆，是拿生命开玩笑的行当，所以殷家过去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均来自国家赏赐。置了房屋田地，也修了殷娘娘庙，成为了长虫坪的大户。被取过胆的老蛇将伤口用龙胆草捆扎了，依旧挑回，放到娘娘庙前的“养颞池”里调养，这些蛇都还能活，过一段时日就自行钻到草丛里去了。据说，取过胆的蛇多变得胆小敏感，攻击性更强，动辄便咬人，没了胆，它们的上半身可以像眼睛王蛇一样昂起来，呼呼喷气，尾巴啪啪拍打有声，蛇芯吞吐如闪电，让人望之恐惧。长禄的祖父去世快六十年了，至今还有人在殷娘娘庙附近看到过腹部有刀痕的老蛇，有碗口粗，丈余长，夜晚双目炯炯放光。有人说那不是蛇，是精，跟来调查的林学院教授反映此情况，教授笑着说，该不是蟒吧，蝮蛇无论如何是长不到那么大的。

长虫坪的人没见过蟒蛇，秦岭山地的温带气候注定了这里没有那种大家伙，但是长虫坪的人对蟒蛇并不陌生，在当地人的思维中，长虫坪是有过蟒蛇的，而且是得了道的千年大蟒，那只蟒就生活在大蟒河里，是长虫坪所有蛇的先祖。传说汉武帝刘彻过长虫坪，见路边一大





蟒,当即用箭射之,蟒负伤而逃。第二天他在射蟒处看见许多青衣童子在捣药。武帝问何故捣药,童子说昨天我主为刘寄奴射伤,命令我等在此捣药治之。武帝问,你主何人?皆不答。武帝大声呵斥,童子纷纷逃窜,一时全无踪影。汉武帝将所捣之药传与世人,皆不认识,便将此药名为“刘寄奴”,成为后世治疗金疮之奇药。至今秦岭山中生长的“刘寄奴”仍是一种珍贵草药,以治疗外伤出血、淤血肿疼而被广泛用于医疗界。长虫坪的蟒蛇大概是条热衷于功名的蟒蛇,被汉武帝射伤之后并未偃旗息鼓,吸取教训,以后,刘秀败走秦岭,走到大蟒河又被它拦住去路,刘秀惊得跌下马来,盛怒之下拔出剑来插在河心石头上,将蟒赐死。大蟒委委屈屈地缠到剑上,越缠越紧,越缠越紧,生生地将自己斩为十八段。蟒蛇的血把河心的石头染红了,蟒蛇的身体被水冲到十五里的山涧,凝固成石头,是为龙骨峡。是夜,大蟒给刘秀托梦说,我拦住你并没有别的意思,只是想向你讨个封号,你却将我杀了,这个血债你是要偿还的。于是就有了后来王莽篡位一十八年的传说。王莽政权从头到了算起来没有一十八年,但是跟传说就算不得这个细账了。

王安全一路小心地跟在松贵后头,两只鸡在松贵手里嘎嘎嘎地不住扑腾,使松贵走得很没有速度。他们来到山顶的娘娘庙时太阳已经滑落到西边的松树尖了,阳光照映得山巅一片金光灿烂,每片草叶都闪烁着光芒,每朵花都化出了金属的质地,仿佛能叮当奏出音响。三间破烂的娘娘庙,坐北朝南,在夕阳中幻化得辉煌无比,在晚霞的衬托下如同半空的玉宇琼楼。

王安全看着雾霭腾起的群山,忙不迭地往外掏照相机,喳喳地按快门。松贵背着米进庙里去了,很快又出来,说二颤不在庙里。王安全说这时候了,二颤能上哪儿去呢?松贵指着崖边的一棵松树说,二颤在树上。王安全这才发现,二颤光着身子像条长虫一样绕在树杈上。太阳照在二颤黝黑的皮肤上,二颤的身体反射出鳞甲一样的光泽。王安全





想，这哪里是人，分明是一条长虫。

见松贵喊他，二颤从树上退下来，退的姿势也颇像蛇。二颤来到两个人跟前，看着他们，不张嘴说话。松贵告诉二颤，省上来的老王是个中医先生，要在庙里住些时日，白天先生出去考察草药，晚上回庙里睡觉，二颤的任务是给先生把饭准备好了，把洗脸水烧好了，晚上把熏蚊子的草绳点着了。王安全向二颤伸出手，想跟他握一握，二颤却不接招，两只黑手爪子一样紧紧抓着大腿，把王安全弄得挺尴尬。松贵解围说，别看他不会说话，心里可灵醒着呢，不比你我傻。

王安全眼前的二颤四十开外年纪，一双眼睛小而圆，不会转动，全是黑眼珠，见不到眼白，像是一双蛇的眼。二颤身材修长，头扁而尖，颈细而长，光着上身，一条黄色的军用裤衩，勉强地遮住了裆下的物件，除了裤衩以外，全身上下竟然再找不出一根布丝。

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。王安全脑海里很自然地冒出这样一个诊断。

松贵说二颤内里有热，穿不住衣服，冬天也常常是不穿衣服，也没见冻着哪儿。松贵说王安全在庙里住着，得便给二颤看看病，看好了，他会替长虫坪殷姓人家好好谢谢大夫。往后王大夫和他的学生们来了，长虫坪会好好待承他们。

二颤把王安全的小行李卷拿进庙里，殿堂内光线很暗但收拾得干净利落，殿东面扯了块塑料布，布后头有两张棕床，二颤将王安全的行李擢在靠南边的一张上，王安全看见北边那张床上铺了席，分明已经有人住了。松贵说那是个南方来的人，大颤的朋友，长得瘦小枯干，说是来山里耍耍，看长虫坪空气好，清静，就要多住几天。王安全想，有个能说话的伴儿也好，省得寂寞。

松贵临走的时候嘱咐王安全，别忘了给二颤交纳伙食费，说这是二颤的一笔生活收入。





三

二颤的晚饭做得很简单，米饭炖鸡肉。

说是炖不如说是清水白煮，没有任何调料，只是撒把咸盐。王安全看着那锅白刺刺的汤，看着在锅里上下翻滚的鸡肠和那一沉一浮的鸡脑袋，只是后悔没在山底下买包榨菜带上来。

鸡需要慢慢地炖，一根硬柴半截伸进灶膛半死不活地烧，饭熟还得些工夫，王安全索性到外面去转。下了台阶，他看见殿堂正前方有块不小的低洼，低洼周边有散落的石条，料定就是当年“养瓢池”的遗址了。现今，池子大半被土壅填，长满了荒草，开着些不起眼的小花。王安全跨进低洼，细细分辨那些草，以蛇床子为主，间或还有牛蒡子和鱼腥草什么的，正是蛇床子开花的季节，伞状的白花铺撒在坑沿下，如同一团团冬日残存的雪。有些花已经谢了，结出了小小的卵状果实，王安全揪下一个，用舌头舔了舔，果实很嫩，冒出一股浆液，苦而涩，甚是清凉。这里的蛇床子比别处要肥厚多了，他连根带茎地挖出几棵，准备压干了做标本。草根间有片片蛇蜕，有的甚至很完整，很大，他俯首拾起一片，是头部，蛇是从下颌的地方挣出去的，留下一个空泛透明的头颅和一双苍白的眼睛。难得的上好龙衣，退翳明目，秦岭无闲草，王安全想。明年把学生们带过来，这当是个丰富的中草药宝库。四周草丛内有急速的刷啦啦声响，是蛇们在回避，王安全感到了脚下众多目光的注视，是蛇的目光，他的身上一阵发冷，猛抬头，看见二颤又盘绕在刚才那棵树上，正不错眼珠地朝这边看。

这个二颤，他看什么呢？

天光暗下来，王安全从坑里爬上来，二颤已经将饭在殿内的小桌上摆好了，一盆鸡肉一双筷，一大碗米饭，看来是专为王安全一人准备的。





王安全指了指北边的铺说，不等等他？

二颤好像没听见，愣愣地看着王安全，王安全指着饭锅说，你不吃？二颤不言语。

王安全笑着说，我倒忘了，你不会说话。

一盆白水煮鸡肉，看上去很倒人胃口，但是二颤做了，王安全不能不吃。小鸡儿的脑袋在盆里支棱着，小眼儿睁着，小嘴张着，一只小黄瓜子窝在鸡脖子下头，脖子上还有没拔干净的毛……王安全不知道如何下筷，不知是先夹鸡脑袋还是夹带毛的肉。二颤在旁边看着他，使得王安全不得不赶快做出决定，终于他拿起勺子舀了一勺飘着油花的白汤，在二颤的注视下一仰脖灌进嘴里。在汤进入口腔的一瞬，王安全全身一振，一股说不清的异香直抵肠胃，这是一种王安全有生以来从没有品尝过的味道，不是孜然，不是肉桂，不是花椒大料，不是胡椒茴香，这股香和鸡肉味巧妙结合在一起，轻麻、稍辣、淡苦、微甜，似揉进了山川之精华，添进了自然之灵韵，奇香满口，让人荡气回肠，周身通泰，王安全真真地不敢小看这盆清水般的白汤了。

王安全问二颤在汤里放了什么？

二颤蹲在饭桌对面，没听见一般。

王安全到灶边去看，也没看出什么特殊，王安全想，一碗汤竟做出了这样的不俗，就是京城大地方厨师也未必能有这样的手艺，这个蛇一样的二颤是个奇人。这不由让人想起山底下大颤开的“长虫坪饭馆”，想那些单调的腊肉土豆片，想那粗硬的米饭，一母同胞的哥俩，大颤怎就不知跟他的傻兄弟学学呢。

一盆鸡被王安全稀里呼噜吃了个净光。

二颤用大柴锅烧了一锅水，舀了一盆端到床边，让王安全烫脚。松贵走时交代的话，二颤还记着，并且很认真地执行着。

王安全打开随身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，想听听新闻，不想长虫坪山





大沟深，半导体在山顶上嗞嗞啦啦，播音员的话语根本连不成句。举着半导体拉出天线在庙外头东南西北地调半天，才找到一个不知哪儿的音乐台，音乐台哐当哐当播着摇滚乐，砸锅似的，响得很热闹。王安全嫌乱，关了。

月亮从东山升起来，又大又圆，照得天地一片光明。几片浮云飘过来，遮住月亮，天地立时黑了，一会儿云彩过去，又亮了。王安全躺在铺上，棕床的棕透过单子扎得他很不好受，翻了几个身，睡不着。外面很亮，庙堂里面却黑洞洞的，那个看不出眉眼的神像隐在黑暗中，仿佛有了喘气声，仿佛在轻微地动弹，仿佛要下来。有蝙蝠在房檐下飞，发出尖锐的吱吱声，不知什么鸟儿在夜幕的丛林中不停地咕咕，病妇呻吟一般。月亮渐渐西移，一束光透过窗棂照在对面铺上，铺还是空的，同在庙中借宿的那个人还没有回来。二颤躺下了，在硬扎扎的棕床上还是赤裸着身体，连单子也不盖。躺下的二颤不停地翻转，不停地用手抓皮肤，刷刷啦啦的声音在黑夜裡分外清晰，像是抓在鳞甲上。王安全想，明天得给二颤把把脉，赤身裸体的总不是正常，明天还要调查庙南坡的草药分布，明天该仔细看看身边的神像，在殷家姑娘脚底下睡着……

什么时候睡着的不知道，王安全醒来是后半夜，山里的夏夜，越睡越凉，他自带的薄薄小被似乎已经抵御不了越来越重的寒意，睡梦中用手抹了一把脸，脸上湿漉漉的，山间腾起的雾一团团涌进了庙门，人是睡在云彩里了。看门外，月亮没了，灰蒙蒙一片，鸟不叫了，蝙蝠也不飞了，偌大山林静如亘古。王安全将被朝上拽了拽，翻了个身，正待继续睡去，迷迷糊糊却听到头顶有衣服的簌簌声响，虽并不引人注目，可声音竟是那样真切，时动时停，时缓时急，让人体会到动作者的谨小慎微，小心翼翼。

王安全说，二颤，是你吗？

簌簌的声音立刻停止了。王安全等了一会儿不见回应，才想起二





颤是个哑巴,又想到,二颤压根是不穿衣服的!

王安全一下变得非常清醒,他坐起来,打亮了打火机,借助那颤抖的火光向发出声音的方向巡视。头顶的神像端坐在神龛内,在光的晃动下面部阴影在变换,眼珠在微闭的眼睑下透出隐晦的目光,目光随着光的转动而转动,随着光焰的大小而闪烁,鼻翼、嘴角的黑影忽而变大,忽而变小,神像脸上的表情就变得生动而活泛,好像活了一般。泥塑的娘娘披着黄色夹披风,是信奉者的贡献,当地还愿有给佛爷送披风的风俗,常见庙里的神像红红绿绿地披着几层,佛爷的披风披得越多,越说明它的灵验。殷娘娘的身份是皇妃,所以不披红斗篷,不披绿斗篷,只披黄斗篷。娘娘的斗篷披了四五层,最里面的已经烂成了条状,想见时间已经很久远。

王安全看见娘娘的披风角在微微动弹,很细微,却明明在动,他将打火机凑近,见娘娘的衣角平整地垂着,没有任何异样。顺着衣角往上看,是娘娘的左手,整只手从腕部断掉了,露出了泥的内胎和曾经是手的骨架。残断的胳膊在微弱的光线里显得很狰狞,王安全照了照二颤的铺,上面是空的,半夜三更二颤不知干什么去了。相反,北面铺上的人已经回来了,仰躺着,泛着一身酒气,睡得很死。怕影响对方睡眠,王安全熄了打火机,摸索着出了殿门。

外面是满山遍野的雾,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。夜色裹着浓雾,填满了一切沟沟岔岔,角角落落。王安全用手扇了扇眼前的雾,搅起了一团旋涡,泛起了一阵腥气。

不远处,有“嘶嘶”的声音,很怪异,很独特,王安全循着声音过去,发现是二颤,二颤站在“养颤池”边,对着大坑挥舞着双臂,上下跳跃,嘴里“嘶嘶”地往外喷气。

王安全叫,二颤,二颤。

二颤还在嘶嘶。

